

第四講 保 羅

讀經「亞基帕王阿，我故此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徒26:19)

「掃羅仍然向主的門徒口吐威嚇兇殺的話，去見大祭司求文書給大馬色的各會堂，若是找著信奉這道的人，無論男女，都准他捆綁帶到耶路撒冷。掃羅行路，將到大馬色，忽然天上發光，四面照著他。他就仆倒在地，聽見有聲音對他說，掃羅、掃羅，你為甚麼逼迫我。他說，主阿，你是誰。主說，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穌；起來，進城去，你所當作的事，必有人告訴你。同行的人站在那裏，說不出話來，聽見聲音，卻看不見人。掃羅從地上起來，睜開眼睛，竟不能看見甚麼，有人拉他的手，領他進了大馬色。三日不能看見，也不喫，也不喝。」(徒9:1-9)

前 言

昨晚我講了以利亞。今晨我要講保羅，還是著重在裝備的方面。今晚與明晨，我將要講到差遣的方面。

剛才唸了兩處聖經，一處是使徒行傳26:19節，那裏講到保羅所說：「亞基帕王阿，我故此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這異象就記載在使徒行傳9:1-9節。這段經文講到保羅帶了文書去逮捕信奉耶穌基督的門徒，以後主就在他將到大馬色的路上向他顯現，主用異象，也就是用光去照他，他就仆倒下來說：「主阿，你是誰？」，主答覆他說：「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穌。」以後他從地上起來時，眼睛就瞎了，竟不能看見甚麼？主又告訴他：「你所當作的事，必有人告訴你。」

我們從保羅身上，看見神所作的工作——最主要的，是藉一個異象，在他身上工作。關於「異象」這一詞，在俄巴底亞書第一節提到「俄巴底亞得了耶和華的默示」，在哈巴谷書一章一節也提到「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可是這兩個「默示」在英文就不一樣，前者是Vision(異象)，後者卻是Burden(負擔)。先有異象，以後才有負擔。沒有異象，就沒有負擔。負擔是出於異象。所以保羅之對主的工作有負擔，最主要的，就是由於他看見了異象。神就藉著異象給他負擔。

壹、異象對付了保羅

今晨我在這裏所要提的，就是這異象究竟在保羅身上作了些甚麼工作？這異象首先對付了保羅，——(一)給他看見，先是看見自己，以後看見了神。(二)這異象又使他仆倒下來，(三)當從地上起來時，雖睜開眼睛，竟不能看見甚麼，他的眼瞎了。

一、異象使他看見

異象使保羅看見。究竟看見什麼？那些他從前以為是「是的」，以後就看見那是「不是」；從前他以為「對的」現在他看見這是「不對的」。從前的保羅，以為什麼是「是」什麼是「對」呢？我們知道保羅原是法利賽人，法利賽人從年幼就接觸律法，而保羅所接觸的律法，又和一般法利賽人所接觸的律法並不一樣，一般法利賽人所接觸的律法是在外面的，而保羅所接觸的律法卻是在裏面的，這是不一樣之處。保羅和一般法利賽人之不一樣。就是說，法利賽人的律法，是外面有，裏面沒有，這是法利賽人當時所接觸的律法。至於保羅所接觸的律法，不是說，外邊有而裏面沒有，乃是因為裏面有，以後才外邊有。所以保羅所接觸的律法，是這樣的一個律法，這律法對保羅不但灌輸在頭腦內，而且是組織在整個保羅的身上，這又是多麼大的不同。舊約的律法，對保羅不僅是一種教育，也不僅是

一種智識，而變成保羅的整個人。所以保羅這個人，他活的是律法，他作的也是律法，這就是保羅這個人。所以他所接觸的律法，你從這個地方去看，與一般法利賽人完全不一樣。他以前以為律法可以救他，以為律法也可以救別人，被這光一照，他才發現律法不能救他，律法也不能救別人，律法僅不過使他知道他和別人都需要被拯救，這是他的發現，也是被光照以後的看見。

保羅這個人，並不是無神派，他信神。就因為信神，所以他才逼迫使徒，且要將他們置諸死地，原來他以為這樣作，就是熱心，就是忠心。既然信神，就應當熱心，應當忠心。熱心與忠心，又如何才能表明出來呢？他認定這些人與神作對，所以要逼迫他們，且要置他們於死地，這樣作，才能證明他是熱心與忠心。保羅這個人，原以為他會讀聖經，就是認識神，初以為逼迫使徒，就是事奉神。這個光給他看見，其實他並不認識神——雖然他會讀聖經，其實他並不認識神。這個光給他看見，他不是的事奉神，乃是在事奉自己，不是在為神，乃是在為自己。他不是的事奉神，乃是在反對神。光就給他如此的看見。很多的時候，我們也是一樣。我們還以為既熱心又忠心地事奉神，但等到被神光照的時候，就發現這份熱心與忠心，是在事奉我們自己。我們說是愛神，其實是在愛自己；說是為神，其實是在為自己。你看，一個人不愛神，一個人不事奉神，這種人或者對他還有一點辦法，如果一個人，自以為他是愛神，自以為是事奉神，其實他是在愛自己，為自己，這種人，你對他一點辦法都沒有。所以光要給他看見，他自己這個人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保羅，神就給他先看見。看見什麼呢？他曾問：「主阿，你是誰？」祂說：「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穌。」你看這句話，就是說，這個異象就給他看見真理。他很詫異，他所逼迫的是司提反、彼得等使徒，何曾逼迫過耶穌呢？主給他啟示，他逼迫司提反就是逼迫主，逼迫彼得就是逼迫主，所以神光照他，給他看見真理。這真理是什麼呢？你怎樣對待弟兄，就是對待主——善待弟兄，就是善待主，惡待弟兄，就是惡待主。主耶穌在馬太福音中曾經講過：「你們這蒙我父賜福的，可來承受那創世以來為你們所預備的國，因為我餓了、你們給我喫、

渴了、你們給我喝，我作客旅、你們留我住，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我病了、你們看顧我，我在監裏、你們來看我。」義人就問：「主阿，我們甚麼時候見你餓了給你喫、渴了給你喝，甚麼時候見你作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體給你穿？又甚麼時候見你病了，或是在監裏，來看你呢？」主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作在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同時也說：「.....你們這被咒詛的人，離開我，進入那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預備的永火裏去。因為我餓了、你們不給我喫，渴了、你們不給我喝，我作客旅、你們不留我住，我赤身露體、你們不給我穿，我病了、我在監裏、你們不來看顧我.....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既不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不作在我身上了。這些人要往永刑裏去。」所以他就發現一個真理，就是說，怎樣對待弟兄，就是怎樣對待主。所以我們今天善待弟兄，就是善待主，惡待弟兄，就照樣是惡待主，藐視弟兄也就藐視主，服事弟兄就是服事主，這個真理就擺了出來給他看見。

另一方面，祂既是在弟兄身上，也是在我身上，彼得屬於主，主就在他身上，我也屬於主，主也就照樣在我身上。今天將什麼擺給人看，是將自己擺給人看，還是將主擺給人看？既然主在我身上，我們應該思想我將人帶來，認識我自己，還是認識主，這是一個真理。在這裏，主藉著異象，就給他看見真理。你去作在弟兄身上，就是作在主身上。所以將主擺出來，不是將自己擺出來，使人認識的是主，使人認識的，不是我自己。祂藉著異象，把真理擺了出來。

二、異象使他仆倒

神選召一個人，祂先用光照他，光照他尚不夠，還使他仆倒。

關於保羅的出身，我們在腓立比書裡看得很清楚。他是以色列族，便雅憫支派的人，是希伯來人所生的希伯來人。他的父親是羅馬的公民，家境非常富有，家庭間講希臘話，也懂

得亞蘭文，是屬於大數的一個貴族階級，他本人在加瑪力的門下受教育，而加瑪力又是當代的大師。這是他的出身，家庭背景與所受教育，都是第一流的。他又說，就律法上的義說，他是無可指摘的。這是說，他的信仰是純正的，就律法言，既無可指摘，足見他自以為品德是完全的。這一種人很不容易低頭的，只有神、光使他低頭，光使他折服，光使他仆倒。好像說，一個人受很高的教育，一個人有很好的地位，就社會言，他有社會上的地位，就教會言，他有教會裏的地位，才能也屬出眾，而且就本份言，也在事奉主。這種人，你對他最沒辦法，對他無可奈何，因為這種人最不易低頭，也最不易折服，但是神能，神的光能使他折服，神能。我們在這裏看見，光能使人仆倒下來，光使人仆倒以後，繼續下去，給他試驗，不但給他看見，給他仆倒，而且給他試驗。好像帖撒羅尼迦前書說，驗中以後才託付，託付須先驗中，沒有驗中，就不能託付。神如何給他試驗呢？他仆倒時，在那裏曾問神一句話，這是中文本聖經沒有譯出來的一一他問主：「我當為你作什麼呢？」主怎樣答覆他呢？有沒有對他說，你要為我作這樣作那樣？並沒有。主只說：「你所當作的事，必有人告訴你。」為什麼主不直接告訴他呢？為什麼主給他繞圈子呢？為什麼主給他摸不著頭腦呢？為什麼主會這樣作呢？很簡單。因為生命是有定律的，好像植物的果子要成熟，必須要先結實。到了結實了，以後就慢慢成熟。生命也是一樣，連生命都還沒有，如何能談到生命的長進呢？生命剛剛長出來，如何能談到生命的成熟呢？一個孩子剛從媽媽的肚子生出來，如何能談到叫他去大學受教育呢，如何能談到他理應去找事就業呢？所以生命是有定律的，我們在這裏，先是得生命，然後才能談到生命的成熟。生命要成熟，不是一步登天的，不但我們如此，連保羅在內也是如此。他還需要一段時候，才能承當得起。因此，主沒有立刻告訴他應去作什麼。屬靈的生命是沒有止境的，要一步一步往前，沒有可以躡登的，這是不可能的。耶穌沒有立刻指示他，只說：「你所當作的事，必有人告訴你。」這是一點。

另一點，他看見，他仆倒，他試驗。為什麼我說試驗呢？他雖得大馬色的經歷，但是還需

要接受人的帶領。從前廣州神學院，有一晚，神學生在那裏追求聖靈充滿，神那晚就給他們有個這樣經歷。第二天，他們就說，院長沒有他們屬靈，因為他們已有過這樣經歷，而以為院長沒有這樣屬靈。我們今天在神學上受教育，神學上有許多東西，這些東西也不一定是一般人所能懂的。當從神學出來時，我們不要以為這些人不如我，那些人也不如我，很容易出這個毛病。我曾經到一個教會去講道，這教會在一般人認為是往生命裏走，進深裏走的，但當一站起來時，就看見底下的味道完全不對，所以我尚未開口講之前，他們就來給我一個下馬威。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他們認定他們的亮光是先看見的，亮光既比別人先有，你來了，我們有的，你怎麼會有？你怎能配在這裏作出口，來對我們教導呢？就有這樣的味道。保羅要受試驗。他得到了一個大馬色的經歷，就有這樣的危險。他有這樣的一個經歷，如果有人要來告訴他，誰才配來告訴他呢？如果不是彼得，至少也當是雅各，沒有想到，竟差一個從來沒有被人聽過的亞拿尼亞去告訴他。你在這裏看見，這是一個試驗。結果保羅有沒有接受亞拿尼亞的帶領呢？接受。既然接受，就驗中，驗中才有託付。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也是這樣，神要將一個責任託付在你的身上，因為你還未被驗中，所以祂不能託付，驗中了後，才能託付，沒有驗中，就不能託付。我們剛才說過，他的出身、教育、才幹，他的嚴謹法利賽人的律法，自以為他是無可指摘。這樣的人，一定很自負。好像臺北有一位身份很大的人，他的太太在我們教會，我們曾問他，聽道已經這麼多年了，你為什麼還一直不下決心歸主呢？是道理不好嗎？不是道理不好。他個人沒有需要嗎？也不是沒有需要。那為什麼直到現在他還未下決心。他說：「等一等，且等到六、七月葛理翰大佈道家到臺北開奮興大會時。」好像說，沒有葛理翰這樣大佈道家，誰配叫他到臺前決志呢。以後，葛理翰來了，我就看見他到臺前決志。可是這個決志，有點不是味道，這個決志是帶著一個很大的毛病前往決志的。所以我們從這個地方看，他的出身仆倒下來，他的才幹也仆倒下來，他的宗教也仆倒下來，統統都仆倒下來。藉著這一件事，神將他試驗，徹頭徹尾完全仆倒。

三、異象使他眼瞎

神要我們這樣一個人，在祂面前完全仆倒。保羅在仆倒以後，從地上站立起來時，眼睛瞎了。可見這個光一定很厲害。好像說，中午的時候，太陽那麼大，你朝著太陽看，一轉眼之間，前面一片烏黑，太陽很厲害。保羅眼瞎，不是一小時兩小時，也不是一天兩天，乃是好幾天，這個光比太陽的光還厲害。這瞎是什麼意思呢。這是肉體的眼睛瞎，肉體的眼睛瞎，靈性的眼睛才開啟。如果肉體眼睛不瞎，靈性的眼睛不能開啟。肉體眼睛瞎，意謂對世界看同無有，因為前邊的東西，這是世界，對世界的東西看同無有。然後對屬靈的事物才能看得明亮，詳細與清楚。這是一個比喻。我們今天常常被自己、世界所擋，因而我們對屬靈的事務才看得不清楚，倘不被自己、世界所擋，才能對屬靈的事物看得清楚。保羅對屬靈的事物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從羅馬書一直到腓利門書，新約中書信大半是他執筆的，為什麼他寫得這麼多呢？就因為他看得了這麼多。又為什麼他能看得這麼多呢？因為對世界看同無有，對屬靈的事物，就能看得非常明亮。他就將他所看見的都寫了下來，這是他的記錄——他屬靈看見的記錄。所以保羅能夠說：「就我而論，世界已釘十字架；就世界而論，我已釘十字架。」他沒有被自己擋，因為自己已釘十字架，也沒有被世界擋，因為世界也已被釘十字架，以致他對屬靈的事物看得透澈明亮，看得清楚明白。這個光使他看見，使他仆倒，也使他眼睛瞎。異象就對付了這樣一個人。

貳、異象造就了保羅

異象也將保羅這個人才造就出來。他被造就成一個怎樣的保羅呢？我在這裏，至少在他後來的性格上，可以看到七點的造就。

一、謙卑

在大馬色路上以前，他原名掃羅，這個字是大的意思，表示驕傲。大馬色以後，改名保羅，保羅這個字是小的意思，顯明謙卑。原名掃羅，歷史上的掃羅長得高人一頭，以色列民要選王時，看見他長得高人一頭，就將他選出為當時的王。這位主的工人保羅當時在各方面突出都高人一頭，無論身份，教育，才幹和宗教都高人一頭，而今藉著異象使他統統仆倒下來，就變成保羅，保羅是小的意思。

關於謙卑的事，倘從兩處聖經去看，似乎有點矛盾。在林前15:9節說：「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稱為使徒，因為我從前逼迫神的教會。」又在林後11:5節卻說：「但我想，我一點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乍看起來，天南地北，簡直是牛頭不對馬嘴。如你看林前十五章，你要認為保羅是假謙卑，那時是如此說，後來又那樣說。譬如有人說，介紹這位是吳勇弟兄，我連說不敢不敢，其實心中在說：「你今日有眼，才認識泰山」，那就是我的假謙卑了。保羅是不是假謙卑呢？如果不是假謙卑，為何前後矛盾呢？我想，這並不是假謙卑，也不是前後矛盾。那這件事又如何解釋呢？因為他從基督所領受的位分，不能給人輕看。一個真謙卑的人，他不覺得自己多高多大，也不在乎別人看他多高多大，也不願意人家看他多高多大，但他是基督的代表，就不能給人看為低賤，以致影響到基督的榮耀。戰國時代的晏子，有一次出使到一個鄰國，那個國家的人要捉弄他，因他長得又矮又小，就開了一個小門，叫他進入。晏子並沒有進入，他站在那裏說，我不是到狗國，為何叫我進狗門呢？你看他多傲，因他今天代表國家的身份，若他真的鑽了進去，那不是有辱於國家嗎，所以他不進去，因而不獨沒有傷害到他，反而傷害到侮辱人的國家。所以我們今天看見，真正的謙卑，不一定是任人什麼都看為低賤卑鄙，不是的，因他有基督耶穌使者的位分，不能被人輕看。為此，保羅是謙卑的，這是應在這裏注意的。

二、膽量

保羅被造就的性格上，具有膽量。一個被選的人，膽量很是要緊。耶利米很有膽量，傳一個弱國的信息。他說：「無論那一邦，那一國，不肯服事這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也不把頸項放在巴比倫王的軛下，我必用刀劍飢荒瘟疫刑罰那邦，直到我藉巴比倫王的手，將他們毀滅。這是耶和華說的。」(耶_{27:8})「我就照這一切的話，對猶大王西底家說，要把你們的頸項放在巴比倫王的軛下，服事他和他的百姓，便得存活」(耶_{27:12})這不是豈有此理！他傳了這個信息，惹到殺身之禍，要遭白頭見殺，但耶利米在百姓面前如此傳，在君王面前照樣傳，這是多大的膽量。還有米該雅，當時猶大王約沙法，與以色列王亞哈要去出征合攻基列的拉末，王叫許多先知說預言，其中有西底家造了兩個鐵角，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要用這角抵觸亞蘭人，直到將他們滅盡。所有的先知(?)為討好王也都這樣豫言說，可以上基列的拉末去，必然得勝，因為耶和華必將那城交在王的手中。王一聽見如此吉利話，大為開懷。今天我們傳道人很可能也這樣，講一些使人高興的話。以後召到米該雅，那去召他的使者，指點他識相一些，眼睛放明亮一些，眾先知既一口同音的都向王說吉言，他不如與他們說一樣的話。他說，我指著永生的耶和華起誓，耶和華對我說甚麼，我就說甚麼。以後他對王說，我看見以色列眾民散在山上，如同沒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華說，這民沒有主人，他們可以平平安安的各歸各家去。(王上₂₂章)這個兇言一傳出來，王就發怒，將他下在監裏，這是膽量。帶領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摩西，曾在基利心山一面宣佈祝福的話，一面宣佈咒詛的話，不是單單只有祝福的話，還有咒詛的話。祝福的話，大家都喜歡，咒詛的話，大家都不喜歡。今天我們很容易會單單講人喜歡的話，就不敢去講人不喜歡的話。但是一個有膽量的人，不是如此，而保羅具有膽量。你看，先知亞迦布拿保羅的腰帶，捆上自己的手腳，說豫言。他說，聖靈說，猶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綁這腰帶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裏。保羅的同工和那本地的人，聽見這話，都苦勸保羅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羅說，我為主耶穌的名，不但被人捆綁，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願意的。還有，當保羅定意要往耶路撒冷去時，曾從米利都召聚以弗所教會的長老與他們話別時，

曾說：「……現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裏，要遇見甚麼事，但知道聖靈在各城裏向我指證說，有捆鎖與患難等待我。我卻不以性命為念，也不看為寶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受的職事」你看，多麼有膽量。明明知道前面有禍患擺在前面，但還要面向著禍患去行，這是多麼有膽量。

我和 Dr. King(宣道會的會長) 去年曾一起領一個夏令會，我向來沒有聽見過一個西國人講道講得如此可怕，那天他呼召青年人奉獻，他說：「我今天和你們講的，準備去被人殺頭來奉獻。」你看，他竟講這樣的話。他講到在紐印里時，他們宣道會幾個宣教士已聽到日本兵已經上去，局勢危險緊急，宣道會已下令他們速即撤退，但他們剛帶著一批逃難的人，又怎能將這些人撇下而自顧性命，以致這幾個宣教士不得不抗拒他們總部的命令，以後日本兵進去，那三個宣教士被捉去殺頭。他說，他們的墳墓上，直到今天，我們還是常常在那裏紀念，為福音的原故，這是一個膽量。

有一年，柏林要開福音會議，但我來到美國後，要去巴西講道，不打算去柏林了，但他們要我將在巴西的住址留下。以後才知道葛理翰的辦公室，送我一張從聖保羅返紐約的機票，又在紐約為我安排了搭便機到柏林。當我在候機室的時候，在那裏有幾個人，不知曾在那裏見過似的，而且愈看愈不對，以後我就站起來，到對面去。有一位姊妹站攏過來，坐到我的旁邊。「朋友，你認識他們嗎？」「我不認識。」「那末剛才為什麼一直對他們看呢？」「好像在那裏看見過呀！」「是呀，你看見過的，否則你不會對他們一直盯著瞧，你且想一想」當我在想的時候，她提起了「奧卡。」我想起五個美國青年宣教士曾在奧卡被殺。「這幾個呢？」「就是那殺五個美國宣教士的兇手」「哦！」我這才想起我曾看見過雜誌封面上所刊載的殺害美國宣教士兇手的照片。「現在已不是兇手，而是牧師了。你要到柏林去？」我說：「是。」「他們也要到柏林去，公開作見證——如何從殺人的兇手，轉變成從事參加救人的工作」怎麼會呢？原來五個美國青年宣教士被殺後，他們的家眷繼

往開來，前往那裏去將那幾個兇手找出來，用神的大愛去感動他們，終至他們的心被神的大愛完全溶化。這幾個兇手，雖然生長在野蠻民族中，沒有文化和知識，但愛是他們知道的，以後他們就改變了，就在奧卡地方當傳道。這是膽量。

三、雄心

神的工人性格上，要有雄心。但雄心和野心很難分辨。野心和雄心都是出於欲望的支配，野心不達目的，不肯罷休，雄心也是不達目的，不肯罷休。野心不滿現狀，雄心也不滿現狀，完全一樣。弟兄姊妹，保羅有雄心，不是有野心，野心和雄心又如何分別呢？野心是為著滿足自己的私慾，而雄心是為著滿足主的要求，討主的喜悅，這是不一樣的。雖則這兩者很難分別的，但保羅這個人，具有雄心，這是他受造就後的性格。

四、寬廣

詩篇第4:1節說：「神阿，求你使我寬廣！」我出來傳道時，曾讀到那篇詩篇，直到今天還在禱告。我為主作工已有卅多年，還常常發現我的心胸不夠寬廣，所以求主給我寬廣！掃羅和大衛，一個是狹窄，一個是寬廣，這兩個人的結局你可看見，兩個人所蒙的福，你也可看見，誰得的恩典多，你也可看見。大衛打死了歌利亞同眾人回來時，婦女們從以色列各城裏出來，歡歡喜喜打鼓擊磬，歌唱跳舞，迎接掃羅王。眾婦女舞蹈唱和說，掃羅殺死千千，大衛殺死萬萬。大衛並沒有因人在唱他殺死萬萬，而將他自己看大。沒有。掃羅就甚發怒，不喜悅這話，就說：「將萬萬歸大衛，千千歸我，只剩下王位沒有給他了。」從這日起，掃羅就怒視大衛。以後掃羅蓄意陰謀，準備將女兒嫁給大衛，作他的網羅。掃羅吩咐臣僕，你們暗中對大衛說，王喜悅你，王的臣僕也都喜愛你，所以你當作王的女婿。掃羅的臣僕，就照這話說給大衛聽。那時他並沒感覺「不嫁給我，嫁給誰」，他只說「你

們以為作王的女婿，是一件小事麼？我是貧窮卑微的人！」他自感不堪，自感不配，在他剛剛打敗歌利亞同來而能講這樣話，可見沒有因為萬萬而把自己看大。可是掃羅卻因千，以為人家將他看小，以致不能容忍，欲置大衛於死地，而將他視如眼中釘一樣。

一個心胸狹窄的人很苦，看這個不對，看那個也不好。一個心胸狹窄的人，對人容不下去。保羅的寬廣，就是能容。但是保羅的容，不是對也容，錯也容，這和謙卑的解釋一樣。不是對也容，不對也容。從雅各那裏的人，未到安提阿之前，彼得和外邦人一同喫飯，及至他們來到，他因怕奉割禮的人，就退去與外邦人隔開了，但保羅一看見彼得在那裏裝假，行的不正，與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眾人面前當面指責他。因福音包括猶太人，也包括外邦人，如果這樣作的話，就等於福音只有對猶太人，這與福音的真理不合。如果保羅不講話的話，就等於默認彼得所作的是對的，如果默認他所作的是對的，那末福音的基本真理，被彼得的行動破壞了。所以保羅見到彼得有可責之處，就在眾人面前當面指責他，糾正他。所以寬廣，並不是對的也容，不對也容。

一個寬廣的人，承認別人的工作，欣賞別人的成功。弟兄姊妹，這是很要緊的。今天我們看見在屬靈的領域內最可怕的，就是以為只有我的工作才是工作，你的工作就不是工作，如果你成功了，不要說看見都不痛快，連聽見都不舒服。所以我常常看見社會的狹窄，教會有沒有像社會那樣狹窄，就是說，只有我的工作才是工作，別人的工作不是工作，只有我才准成功，別人誰都不准許成功，最好統統都垮，只剩我一個在那裏就最好。我們在這裏看，保羅的心胸寬廣。

五、工作態度

保羅所說的話講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語，乃是用聖靈和大能的明證，叫人們的

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他傳道的對象不拘多少，傳道的地方不嫌好壞。這是他工作的態度。總沒有說，人多他就講，人少他就不講，地方好，他就去，地方不好，他就不去。保羅不是這樣的人。他傳道，很熱情，用感情，他常常流淚，為著骨肉之情，曾經有三年之久，在那裏流淚，很熱情。他傳道，不是在那裏演說，而是用說服性的。他不是使你聽見就算，乃是如同亞基帕王對他說的：「你想少微一勸便叫我作基督徒阿」保羅說：「無論是少勸，是多勸，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個人，就是今天一切聽我的，都要像我一樣，只是不要像我有這樣的鎖鍊」。保羅的希望，並不是他一個人，乃是每一個聽他講道的，這是他傳道的態度，他不揀地方，他不用高言大智的言語，他用感情，而且具有說服性，這是保羅的工作。

六、堅定

輪船公司要物色一個船長，要求他會開順風船也要求他會開逆風船，要他會在風平浪靜時航行，也要他在狂風駭浪中行駛。它要求這樣的人才。保羅有著很多的難處，擔子重的非常，他不但傳道，而且要織帳棚，供給他自己和同工。他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因為沒有違背那從天上的異象，他不走律法的路，就走恩典的路。他既走恩典的路，就把猶太教開罪了，猶太教就轉過來反對他，攻擊他，控告他，甚至要他的命。有好幾次要準備暗地把他殺害，要他的命。他在一個地方不能安居下來，就好像一個亡命之徒到處流蕩，而他們又到處在尋索他。這是他的難處。他受成功的遺棄，巴拿巴因馬可的原故離開了他。他也受同工的遺棄，底馬因貪愛世界而離開他。還有受銀匠底米丟斯所煽起的騷動所逼害，銅匠亞力山大的多多加害，他受假師傅的困擾，也受一般軟弱信徒的責問——甚至責問他：「你倒底是不是使徒？」他受的難處這麼多，但並沒有因此而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他自始至終，屹立不動搖，不灰心，不喪膽。這是他堅定的性格。我們常常看見許多主的工人中途跌倒，因為他不堅定，很多事物會將他弄垮，世界會將他弄垮，艱難

也會將他弄垮，甚至連自己的身體問題也會弄垮。所以我們常常看見許多主的工人半途壓垮，然而保羅擔子如此重，卻沒有被壓垮，一點未被壓垮，這是他的堅定。

七、禱告

保羅的禱告，不是為應付工作的需要，乃是生命的呼吸，他禱告乃是與他相愛的相交。這是保羅的禱告。禱告不自私，不是常常想到自己，乃是常常想到別人。他說，眾教會的事都掛在他身上，又說，有誰軟弱而他不軟弱呢？他是一個禱告的人，這樣的人才是一個禱告的人。

結語

弟兄姊妹，像這樣的工人，是異象將他引領出來，像這樣的工人，是異象將他造就出來。所以他改變成為一個澈底的大使徒，成為一個深奧的神學家，成為一個最有力量的護教者，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宣教士。異象將他帶成這樣的人物。

主工場上的人物，統統都是由於得自異象。但各人所得之異象，例如保羅之得異象與摩西之得異象，儘管有所不同，但也有其共同點。這共同點是什麼呢。這共同點，就是摩西出去用手打死人，保羅帶著文書出去逮捕基督徒，前者認為這樣作，就是對神忠心，後者認為這樣作，也是對神忠心。所以他們有一共同點，這共同點，就是有一個為神的心志。神將異象給誰呢，就給有這樣心志的人。

今天曾和一位從洛杉磯來的弟兄交通，我就用一個自己的見證和他交通。當年我要出來傳道時，也有很多的難處，顧慮也是很多，但以後我想，如果神若能夠給我一個清楚的

啟示，清楚的憑據，就可成為我跑這條傳道道路的信心資本。我就為著這事在神前切切禱告。那時我還在鐵路局任事，有一天，有一個名叫許寶文(在臺北航空局擔任收發電報)的人進來找我對面辦公桌的同事楊君，我告他：「楊先生還未到，不知有何交代？」他說：「不要緊，我有點事想和他磋商，等他來後請轉告他我來找過他，有方便就請他打個電話給我。」說完這話，就告辭。在禮貌上，我把他送到鐵路局大門口。送到了門口，我就和他握手，他先是說「再見！」，但接著又大嚷「提摩太後書2:15節」我忙問：「你說什麼」，他詫異地反問：「我說了什麼？」「你說——提摩太後書2:15節」「對不起，對不起，我要對你說謝謝，怎麼說這樣莫明其妙的話？」以後，我怕得不得了，回去忙打開聖經，那節經文寫著：「你當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悅，作無愧的工人，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那天我渾身發軟，沒有辦法上班，就請假回家禱告。這就是神給我出來傳道的憑據。弟兄姊妹，雖然那個時候，我忽東忽西，考慮這、考慮那，但我實在有一個心志，願將自己獻給主，因有這心志，神就藉著那時一個尚未信主者的口將這樣清楚的憑據，將我引導出來。所以弟兄姊妹，心志很要緊，神的異象，只有向有志的人顯明。你若沒有奉獻事主的心志，他又將異象向你顯明作什麼。這異象使你看見，使你仆倒，使你眼瞎，這異象也將你造就成合乎主用的工人性格的人，好使你能作一個好的宣教士，作一個能被神所用的人。求主讓這個保羅作為我們的好榜樣。

低頭禱告。(下略)一九八〇年七月四日晨講於海宣北美夏令會